第五十五回 添四客述往思来 弹一曲高山流水

话说万历二十三年，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天二评：黯然销魂。此时虞博士那一辈人，也有老了的，也有死了的，也有四散去了的，也有闭门不问世事的。花坛酒社，都没有那些才俊之人；礼乐文章，也不见那些贤人讲究。论出处，不过得手的就是才能，失意的就是愚拙；论豪侠，不过有馀的就会奢华，不足的就见萧索齐评：另作一番议论，与开卷一回楔子互相呼应。凭你有李、杜的文章，颜、曾的品行，却是也没有一个人来问你。所以那些大户人家，冠、昏[[1]](#footnote-1)、丧、祭，乡绅堂里，坐着几个席头，无非讲的是些升、迁、调、降的官场；就是那贫贱儒生，又不过做的是些揣合逢迎的考校。那知市井中间，又出了几个奇人。

一个是会写字的。这人姓季，名遐年，自小儿无家无业，总在这些寺院里安身。见和尚传板[[2]](#footnote-2)上堂吃斋，他便也捧着一个钵，站在那里，随堂吃饭。和尚也不厌他。他的字写的最好，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，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，由着笔性写了去齐评：「我书意造本�o法」，�|坡已先言之矣。但凡人要请他写字时，他三日前，就要斋戒一日，第二日磨一天的墨，却又不许别人替磨；就是写个十四字的对联，也要用墨半碗。用的笔，都是那人家用坏了不要的，他才用。到写字的时候，要三四个人替他拂着纸，他才写黄评：其字可想。一些拂的不好，他就要骂、要打。却是要等他情愿，他才高兴。他若不情愿时，任你王侯将相，大捧的银子送他，他正眼儿也不看黄评：斜眼却看。他又不修边幅[[3]](#footnote-3)，穿着一件稀烂的直裰，靸着一双破不过的蒲鞋。每日写了字，得了人家的笔资，自家吃了饭，剩下的钱就不要了，随便不相识的穷人，就送了他。

那日大雪里，走到一个朋友家，他那一双稀烂的蒲鞋，踹了他一书房的滋泥黄评：滋泥，上江土语。滋，黑也，亦有所本。主人晓得他的性子不好，心里嫌他，不好说出，只得问道：“季先生的尊履坏了，可好买双换换？”季遐年道：“我没有钱。”那主人道：“你肯写一副字送我，我买鞋送你了。”季遐年道：“我难道没有鞋，要你的！”主人厌他腌臜，自己走了进去，拿出一双鞋来，道：“你先生且请略换换，恐怕脚底下冷。”季遐年恼了，并不作别，就走出大门，嚷道：“你家甚么要紧的地方！我这双鞋就不可以坐在你家！我坐在你家，还要算抬举你。我都希罕你的鞋穿！”一直走回天界寺，气哺哺的[[4]](#footnote-4)又随堂吃了一顿饭。吃完，看见和尚房里摆着一匣子上好的香墨，季遐年问道：“你这墨可要写字？天二评：三日前可曾斋戒？。和尚道：“这昨日施御史的令孙老爷送我的。我还要留着转送别位施主老爷，不要写字。”季遐年道：“写一副好哩。”不由分说，走到自己房里，拿出一个大墨荡子[[5]](#footnote-5)来，拣出一锭墨，舀些水，坐在禅床上替他磨将起来。和尚分明晓得他的性子，故意的激他写齐评：只有如此写法。他在那里磨墨，正磨的兴头，侍者进来向老和尚说道：“下浮桥的施老爷来了。”和尚迎了出去。那施御史的孙子已走进禅堂来，看见季遐年，彼此也不为礼，自同和尚到那边叙寒温。季遐年磨完了墨，拿出一张纸来，铺在桌上，叫四个小和尚替他按着。他取了一管败笔，蘸饱了墨，把纸相[[6]](#footnote-6)了一会，一气就写了一行。那右手后边小和尚动了一下，他就一凿，把小和尚凿矮了半截，凿的杀喳的叫天二评：光�^上用凿最便。老和尚听见，慌忙来看，他还在那里急的嚷成一片。老和尚劝他不要恼，替小和尚按着纸，让他写完了。施御史的孙子也来看了一会，向和尚作别去了。

次日，施家一个小厮走到天界寺来，看见季遐年，问道：“有个写字的姓季的可在这里？”季遐年道：“问他怎的？”小厮道：“我家老爷叫他明日去写字。”季遐年听了，也不回他，说道：“罢了。他今日不在家，我明日叫他来就是了。”次日，走到下浮桥施家门口，要进去。门上人拦住道：“你是甚么人，混往里边跑！”季遐年道：“我是来写字的。天二评：竟走上�T，未免辱没尊足。那小厮从门房里走出来看见，道：“原来就是你！你也会写字？”带他走到敞厅上，小厮进去回了。施御史的孙子刚在走出屏风，季遐年迎着脸大骂道：“你是何等之人，敢来叫我写字！我又不贪你的钱，又不慕你的势，又不借你的光黄评：穷秀才无非慕势、借光耳，二者俱无，却可自大。你敢叫我写起字来！天二评：三者可以使庸人，宜其��也。一顿大嚷大叫，把施乡绅骂的闭口无言，低着头进去了。那季遐年又骂了一会，依旧回到天界寺里去了黄评：此一奇也。

又一个是卖火纸筒子[[7]](#footnote-7)的。这人姓王，名太，他祖代是三牌楼卖菜的，到他父亲手里，穷了，把菜园都卖掉了。他自小儿最喜下围棋。后来父亲死了，他无以为生，每日到虎踞关一带卖火纸筒过活。那一日，妙意庵做会。那庵临着乌龙潭。正是初夏的天气，一潭簇新的荷叶，亭亭浮在水上。这庵里曲曲折折，也有许多亭榭，那些游人都进来顽耍。王太走将进来，各处转了一会，走到柳阴树下，一个石台，两边四条石凳，三四个大老官簇拥着两个人在那里下棋。一个穿宝蓝的道：“我们这位马先生前日在扬州盐台那里下的是一百一十两的彩，他前后共赢了二千多银子。天二评：柳�下棋看似�L雅，�\_口原来如此。一个穿玉色的少年道：“我们这马先生是天下的大国手，只有这卞先生受两子还可以敌得来。只是我们要学到卞先生的地步，也就着实费力了。”王太就挨着身子上前去偷看。小厮们看见他穿的褴褛，推推搡搡，不许他上前。底下坐的主人道：“你这样一个人，也晓得看棋？”王太道：“我也略晓得些。”撑着看了一会，嘻嘻的笑。那姓马的道：“你这人会笑，难道下得过我们？天二评：「我们」者何？老��也。王太道：“也勉强将就。”主人道：“你是何等之人，好同马先生下棋！”姓卞的道：“他既大胆，就叫他出个丑何妨！才晓得我们老爷们下棋黄评：下棋而论老爷。不是他插得嘴的！”王太也不推辞，摆起子来，就请那姓马的动着。旁边人都觉得好笑。那姓马的同他下了几着，觉的他出手不同。下了半盘，站起身来道：“我这棋输了半子了！天二评：到底国手，能知死活。�T位老��不知也。黄评：也算是个好手了。那些人都不晓得。姓卞的道：“论这局面，却是马先生略负了些。”众人大惊，就要拉着王太吃酒。王太大笑道：“天下那里还有个快活似杀矢棋的事！我杀过矢棋，心里快活极了黄评：却是快活，令国手难堪。那里还吃的下酒！”说毕，哈哈大笑，头也不回，就去了齐评：真是快人快事快谈。黄评：此又一奇也。

一个是开茶馆的。这人姓盖，名宽，本来是个开当铺的人。他二十多岁的时候，家里有钱，开着当铺，又有田地，又有洲场[[8]](#footnote-8)。那亲戚本家都是些有钱的。他嫌这些人俗气，每日坐在书房里做诗看书，又喜欢画几笔画。后来画的画好，也就有许多做诗画的来同他往来。虽然诗也做的不如他好，画也画的不如他好，他却爱才如命，遇着这些人来，留着吃酒吃饭，说也有，笑也有。这些人家里有冠、婚、丧、祭的紧急事，没有银子，来向他说，他从不推辞，几百几十拿与人用。那些当铺里的小官，看见主人这般举动，都说他有些呆气，在当铺里尽着做弊，本钱渐渐消折了。田地又接连几年都被水淹，要赔种赔粮，就有那些混帐人来劝他变卖。买田的人嫌田地收成薄，分明值一千的只好出五六百两。他没奈何，只得卖了。卖来的银子，又不会生发[[9]](#footnote-9)，只得放在家里秤着用。能用得几时？又没有了，只靠着洲场利钱还人。不想伙计没良心，在柴院子里放火，命运不好，接连失了几回火，把院子里的几万担柴尽行烧了。那柴烧的一块一块的，结成就和太湖石一般，光怪陆离天二评：�K老泉木假山不�^如此。那些伙计把这东西搬来给他看。他看见好顽，就留在家里。家里人说：“这是倒运的东西，留不得！”他也不肯信，留在书房里顽。伙计见没有洲场，也辞出去了。又过了半年，日食艰难，把大房子卖了，搬在一所小房子住。又过了半年，妻子死了，开丧出殡，把小房子又卖了。可怜这盖宽带着一个儿子，一个女儿，在一个僻净巷内，寻了两间房子开茶馆。把那房子里面一间与儿子、女儿住；外一间摆了几张茶桌子，后檐支了一个茶炉子，右边安了一副柜台；后面放了两口水缸，满贮了雨水。他老人家清早起来，自己生了火，扇着了，把水倒在炉子里放着，依旧坐在柜台里看诗画画。柜台上放着一个瓶，插着些时新花朵，瓶旁边放着许多古书。他家各样的东西都变卖尽了，只有这几本心爱的古书是不肯卖的。人来坐着吃茶，他丢了书就来拿茶壶、茶杯天二评：大老官下场能安贫乐道如此，前有少卿，今惟盖老。茶馆的利钱有限，一壶茶只赚得一个钱，每日只卖得五六十壶茶，只赚得五六十个钱。除去柴米，还做得甚么事。

那日正坐在柜台里，一个邻居老爹过来同他谈闲话。那老爹见他十月里还穿着夏布衣裳，问道：“你老人家而今也算十分艰难了，从前有多少人受过你老人家的惠，而今都不到你这里来走走。你老人家这些亲戚本家，事体总还是好的，你何不去向他们商议商议，借个大大的本钱，做些大生意过日子？”盖宽道：“老爹，‘世情看冷暖，人面逐高低’！当初我有钱的时候，身上穿的也体面，跟的小厮也齐整，和这些亲戚本家在一块，还搭配的上。而今我这般光景，走到他们家去，他就不嫌我，我自己也觉得可厌齐评：说破人情，正�秃�o足异。至于老爹说有受过我的惠的，那都是穷人，那里还有得还出来。他而今又到有钱的地方去了，那里还肯到我这里来天二评：深通世道，练达人情，�M真阿呆？。我若去寻他，空惹他们的气，有何趣味！”邻居见他说的苦恼，因说道：“老爹，你这个茶馆里冷清清的，料想今日也没甚人来了，趁着好天气，和你到南门外顽顽去。”盖宽道：“顽顽最好，只是没有东道，怎处？”邻居道：“我带个几分银子的小东，吃个素饭罢。”盖宽道：“又扰你老人家。”

说着，叫了他的小儿子出来看着店，他便同那老爹一路步出南门来。教门店里，两个人吃了五分银子的素饭。那老爹会了帐，打发小菜钱，一径踱进报恩寺里。大殿南廊，三藏禅林，大锅，都看了一回。又到门口买了一包糖，到宝塔背后一个茶馆里吃茶。邻居老爹道：“而今时世不同，报恩寺的游人也少了，连这糖也不如二十年前买的多。天二评：感慨�o聊，闲闲引入。此�居老爹亦不俗。盖宽道：“你老人家七十多岁年纪，不知见过多少事，而今不比当年了。像我也会画两笔画，要在当时虞博士那一班名士在天二评：��不脱虞博士。黄评：又挽虞博士一班人。那里愁没碗饭吃！不想而今就艰难到这步田地！”那邻居道：“你不说我也忘了。这雨花台左近有个泰伯祠天二评：泰伯祠是全书主脑，今将�K卷，不可不重表一番。黄评：由虞博士谈到泰伯祠，入情。是当年句容一个迟先生盖造的。那年请了虞老爷来上祭，好不热闹！我才二十多岁，挤了来看，把帽子都被人挤掉了。而今可怜那祠也没人照顾，房子都倒掉了。我们吃完了茶，同你到那里看看。”说着，又吃了一卖牛首豆腐干[[10]](#footnote-10)，交了茶钱，走出来，从冈子上踱到雨花台左首，望见泰伯祠的大殿，屋山头[[11]](#footnote-11)倒了半边黄评：妙，逼真。来到门前，五六个小孩子在那里踢球，两扇大门倒了一扇，睡在地下。两人走进去，三四个乡间的老妇人在那丹墀里挑[[12]](#footnote-12)荠菜，大殿上槅子都没了黄评：写废祠何其逼真乃尔。许丁卯诗：行殿有基荒荠合，一点不错。又到后边五间楼，直桶桶的，楼板都没有一片。两个人前后走了一交，盖宽叹息道：“这样名胜的所在，而今破败至此，就没有一个人来修理齐评：�^王邓游�r又是一番境象。泰伯祠至此收拾了毕，而文字亦结煞矣。多少有钱的，拿着整千的银子去起盖僧房道院，那一个肯来修理圣贤的祠宇。黄评：自来如此。邻居老爹道：“当年迟先生买了多少的家伙，都是古老样范的，收在这楼底下几张大柜里，而今连柜也不见了！”盖宽道：“这些古事，提起来令人伤感齐评：古之伤心人�e有�驯АＬ於�评：��心之�O，令人废书而叹。我们不如回去罢！天二评：「倒不如兴尽还家闲过遣」。两人慢慢走了出来黄评：并阅者亦不欲看了。邻居老爹道：“我们顺便上雨花台绝顶。”望着隔江的山色，岚翠鲜明，那江中来往的船只，帆樯历历可数；那一轮红日，沉沉的傍着山头下去了天二评：才见东升又看西没，自古以来几千�f年日日如此，�o人理会，却被淡淡一�Z提出。�}�t豪杰，俱��痛哭。两个人缓缓的下了山，进城回去。盖宽依旧卖了半年的茶。次年三月间，有个人家出了八两银子束脩，请他到家里教馆去了黄评：又一奇也。

一个是做裁缝的。这人姓荆，名元，五十多岁，在三山街开着一个裁缝铺。每日替人家做了生活，馀下来工夫就弹琴写字，也极喜欢做诗。朋友们和他相与的问他道：“你既要做雅人，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？何不同些学校里人相与相与？天二评：学校里人也看得见。他道：“我也不是要做雅人黄评：书中雅人都是做出来的，杜慎卿所言“雅的这样俗”。而恶俗莫过学校中人。也只为性情相近，故此时常学学天二评：斗方名士、七律�翁，立标招客，自称风雅，闻荆元之言��掩口葫�J而笑。至于我们这个贱行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，难道读书识字，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？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，他们另有一番见识，怎肯和我们相与黄评：好，骂杀。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，吃饱了饭，要弹琴，要写字，诸事都由得我；又不贪图人的富贵，又不伺候人的颜色，天不收，地不管，倒不快活？齐评：此等�识便有天空任鸟飞意象。天二评：青天白日，明白正大，学校里人未必�得到，未必说得出。朋友们听了他这一番话，也就不和他亲热。

一日，荆元吃过了饭，思量没事，一径踱到清凉山来。这清凉山是城西极幽静的所在。他有一个老朋友，姓于，住在山背后。那于老者也不读书，也不做生意天二评：此于老亦与盖宽邻老相匹。养了五个儿子，最长的四十多岁，小儿子也有二十多岁。老者督率着他五个儿子灌园。那园却有二三十亩大，中间空隙之地，种了许多花卉，堆着几块石头。老者就在那旁边盖了几间茅草房，手植的几树梧桐，长到三四十围大天二评：梧桐�L到三四十围，恐�o此理，盖「十」字衍文。老者看看儿子灌了园，也就到茅斋生起火来，煨好了茶，吃着，看那园中的新绿黄评：便是神仙，先生寄托如是。这日，荆元步了进来，于老者迎着道：“好些时不见老哥来，生意忙的紧？”荆元道：“正是。今日才打发清楚些，特来看看老爹。”于老者道：“恰好烹了一壶现成茶，请用杯。”斟了送过来。荆元接了，坐着吃，道：“这茶，色、香、味都好，老爹，却是那里取来的这样好水？”于老者道：“我们城西不比你城南，到处井泉都是吃得的。”荆元道：“古人动说桃源避世，我想起来，那里要甚么桃源，只如老爹这样清闲自在，住在这样城市山林的所在，就是现在的活神仙了！齐评：知足知止，何地非仙境也！ t�\_是如此。于老者道：“只是我老拙一样事也不会做，怎的如老哥会弹一曲琴，也觉得消遣些。近来想是一发弹的好了，可好几时请教一回？”荆元道：“这也容易。老爹不厌污耳，明日我把琴来请教。”说了一会，辞别回来。

次日，荆元自己抱了琴来到园里，于老者已焚下一炉好香，在那里等候。彼此见了，又说了几句话。于老者替荆元把琴安放在石凳上。荆元席地坐下，于老者也坐在旁边。荆元慢慢的和了弦，弹起来，铿铿锵锵，声振林木，那些鸟雀闻之，都栖息枝间窃听。弹了一会，忽作变徵之音，凄清宛转，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，不觉凄然泪下天二评：此作者自评其书，所�^「曲�K人不�，江上数峰青」，其下直接《沁园春》一�~，�N韵绕梁。伯父乃�v入「幽榜」一回，真如狗尾。自此，他两人常常往来。当下也就别过 了黄评：以此作结，先生之志可见矣。

看官！难道自今以后，就没一个贤人君子可以入得《儒林外史》的么？但是他不曾在朝廷这一番旌扬之列，我也就不说了。毕竟怎的旌扬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1. 冠、昏——古时候，男子满十五岁至二十岁，家长要择日为他举行一次加冠仪式，表示成人，名为“冠礼”。“昏”，就是婚，结婚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传板——寺院里食堂前面挂着的鱼形木梆，名“饭板”，也叫“饭梆”，食时击板通知僧众，名为“传板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不修边幅——言语举动不拘泥小节。这里并有衣服穿得很随便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气哺哺的——气呼呼的，形容馀忿未平的样子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墨荡子——磨贮墨汁用的小盆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相——察看。这里指在裁好的纸上写大字，一共写几个字，每个字该占多少地位才匀称美观，都要先考虑，所以要“相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火纸筒子——用表芯纸搓成的细卷，供点火吸烟用的。也叫做“捻子”或“媒子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洲场——“洲”，江中涨起的沙洲。“洲场”，指占有洲产，以其中芦苇作为燃料经营的一种行业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生发——生利，即孳生利息的意思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牛首豆腐干——牛首山居民制售的豆腐干。有油炸的，有白煮的，是当时一种有名的小食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屋山头——屋脊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挑——“挑”有剔的意思，这里说的是从石缝里挖取野生菜这一动作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2)